

曾 正 公
齋 机

光緒二年孟穉
傳忠書局編刻

正公書札卷一

覆賀耦庚中丞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贖
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
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
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挾剔平生之病源養
癰藏癘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
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
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据則持爲騁辯
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貴耳轉相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
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
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
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
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
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
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
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眾藝者何一非
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
以思汗下如霤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

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

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旣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

言本卷一
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籟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旣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譔箸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醕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醕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醕次焉見少者文

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
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
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
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
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
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
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
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
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
若杜佑鄭樵馬賁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

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耆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聲身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

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婦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入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

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三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致陳碧颿

伏奉手書益增思想闊離以來時從令兄處一問消息尊恙較在京時云已大愈嫂夫人乃復不適匪惟令兄懸念弟亦惓惓

斯行也外境之迂未可滯慮置而遣之終履夷塗弟去秋邁疾
幾不自勝旣就痊復仍此頑健以我之歷卜君之吉兼以祝尊
嫂之祺必符必符善禱善禱弟供職惟常亦鮮佳趣時頗涉覽
史編閒有述造不恆其德無如我何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爲慮
殊非所宜將藉此以博取青紫則未得之時卽若神仙旣得之
後睨如敗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損若謂積軸在胸烈芽在後則
傳人之目談何容易見有握槩懷鉛窮老盡氣當時自誇沒亦
汶汶凡若此者不勝數也家居之樂味之無盡足下遠客乍歸
別有氣象令妻壽母伯壻仲篋樂可言乎惟冀深耽此娛盡遣
他慮厚自調攝幸甚幸甚

致王少鶴

頃奉讓書辭甚勁拔稱物細而取類大世有凡鄙之事無謂之節文自王公大人以至庸夫僕豎皆謂無足措意而有道君子乃不得不動色相爭者此類是也蓋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己者抑志事之僕雖蠢頑亦頗識輕重之分閒者陳君之妻之喪而僕挽足下爲之市棺此何等事豈惟不足以辱賢者卽僕不肖豈以此市德也特以死喪之故將不擇人而求之適會其時有以足下爲張某營後事告者又有稱其助呂某之父喪者而僕於足下又辱有杯酒眄睠之歡乃遂倉黃造請惟足下亦以爲不擇人而拯之而

諾之而既之當是時足下不過履匍匐救之之義而謝不謝固
不論也及其往弔之日亦不過率世俗酬酢之恆非必因售德
而往也而事有適乖者門者既不以刺通陳君又夙未識而僕
又未及上其手而指示之遂無片語致謝僕失之疏陳君坐不
知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陳君方爲僕言王某今世所謂讀書
行古義者也以我故而躬賤役吾其安焉出喪後當斂關三拜
虛文不足稱謝惟感激永永祝其壽考而已而足下遽責其慢
人非狂易喪心則孰敢慢德我者乎詩曰既其女遷夫使陳君
而敢於慢足下則既亦將及僕矣僕何所利而阿之耶且緩急
之求無貴賤賢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謝之夫人而能也

言林卷一
德於人而責報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進焉其受人賜中
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其忠於謀人過輒忘之彼德我吾安
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觀其他他行合義友之如故他行不
義而後絕之終不相督責也所謂道濟萬物而不自居施及後
世而不伐皆自於此竊見足下抗志獨往蹈道無窮遂敢以淺
見相質證非敢反脣相稽自囿於眾人而以深文難賢豪之士
也抑又聞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闕有貌萬乘
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僕觀足下亦庶幾者而今日乃
一發之而茲事者似不足以撼足下之氣而動之則意其別有
所因也市有虎曾參殺人迫之信也吾烏知足下不有迫之信

者而假此而一發之也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蓋其難矣雖然來日正長相知方始將有不辨而大白者吾何必戚戚乎至於陳君之感慕彼相見自能陳之更不足論惟足下益自重充類以爲萬夫之望而僕亦且思所以見絕於有道必有在茲事之外者省之勉之冀不終棄而已

致李石梧中丞

吾鄉名臣遭遇之隆勳伐之懋自湘潭陳公安化陶公外蓋不多覩老前輩閱達精能今之所希旣已與三公鼎焉并峙由是而壹志上臻范韓之業豈異人任鄙人碌碌足以仰流觀化而已而愛慕之誠乃不覺宣之乎言詞也侍今歲以來彌嗟荒落

酬酢之瑣逐日以加飽食安居守官茲忝梅生來京舉國目爲
祥麟威鳳因場前有事修息亦未敢數數詣談闈中之文今尙
未見然頷底摘髭固無煩於再舉也湯杜之難今尙如故侍與
海翁之隙非因解紛而起別有鄙細不足瀆聽啞然一笑而已
有羅載慶者敝同年倉君景恬之姊婿於侍有一日之雅備員
麾下尙懇賜之鈞陶加以策遣幸甚幸甚

致陳岱雲

四月之初奉到賜書伏審安抵里門年伯母以下以次康勝尊
府傾否離祉自茲方興無有涯涘甚幸甚幸計與閣下相處八
年憂戚愛憎無一不相告問每有稱意之言與不可於心之事

輒先走白閣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樹堂已於五月十七到京
仍督課小兒竹屋亦住舍下聞芸閣筠仙并偕閣下之官幕府
可謂不寂又板輿奉母公堂介壽皆人子快意之事世間富貴
一一等於春夢獨膝下成歡仰報鞠育顧復之恩斯爲真事亦
爲真樂耳國藩有友數人在江西者一爲首班臣煥彪甲午同
年一爲謝山益與岐同縣一爲曾受恬與仁同宗一爲張愚谷
大觀乙巳會房此四人皆極忠厚可憐倘隸帡宇尙求垂青相
看然閣下素抑強扶弱固無俟藩之先容也

答劉孟容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認置若

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
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
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
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
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
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
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
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
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綢繆流行而不息人

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

徒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鷓鴣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

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旣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

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
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
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礪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
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
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
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
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
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
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
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藪甚盛甚盛

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聞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
矜嚴而樂易近著 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關陽儒
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
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
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
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
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
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
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
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

恙閣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
學國藩再拜

致林鏡

去歲都門小申良覲屬以行旌匆遽不獲展勺水之情臨發之
朝走送又不得見至今悵然後秋冬之際有徐惟賢世兄屬轉
致二書託他手交段果山同年奉呈想已得達比審道履安吉
調攝靡虧定省餘暇廣覽圖書究當世之宏規續家聲於無暨
甚盛甚盛禱頌無窮國藩守官如舊靡善堪陳屢膺遷擢實深
負乘致寇之虞有鄉人鄒春生孝廉子律去歲送其族弟柳溪
之喪於陝西紫陽柳溪亦公車不第者也常爲安康大令陳餘

山僅門下士其身後之事皆餘山經紀之茲春生有寄餘山銀百卅五兩由湖南附京師屬國藩轉寄安康因吳清如同年使蜀之便是以敬交閣下伏懇近日妥達餘山爲幸瑣事干瀆尙希原宥

致陳餘山

鄉人鄒柳溪興愚前歲客京師與國藩相還往時時道先生德誼甚盛語次常感激泣下竊伏下風仰企古道久矣後柳溪不幸臥病客舍病半歲而殂逝其友江岷樵忠源其族兄春生子律皆義俠急難竭誠致慎春生旣歸喪於紫陽買舟還鄉復以書告國藩具稱先生憫逝者之賫志悼生者之無倚設法處置

曲盡人情益令人欽慕不既別有白金百卅五兩蓋柳溪身後
贈賻之物春生曾借用之者也茲仍以歸償鄒氏由湖南寄京
師屬國藩轉致左右伏惟鑒收卽乞作書由林鏡帆編修轉達
京師庶以報春生之命關山閒隔展轉萬里眷念吉暉無任馳
溯諸惟荃照

答黃麓溪

兩接手書闕然未報疏嬾之咎靡所於辭夙邀德鑒亮獲寬宥
比想道履清娛政祉佳暢甚善甚善蘇垣爲仕宦鱗萃之場以
弟所聞大氏揮霍者蒙卓聲謹守者沈散秩生辣者鵠起和厚
者蠖伏標榜者互相援引務實者獨守岑寂揆斯三者於吾兄

俱未爲諸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於名望要在案牘律例之中誠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則閱時稍久亦終爲僚友所推上官所許弟有一言奉吾兄於數年之內行之者其曰耐乎不爲大府所器重則耐冷爲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爲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閒爲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爲上官僚友所欽屬矣此二年中悉力講求捕盜之法催科之方此兩事爲江南尤急之務一旦蒞任則措之裕如人見其耐也如此又見其有爲如彼雖欲不彪炳其可得乎來書過自抑退所屬望於弟者甚深故特以迂腐之辭上

貢左右閣下以為然耶否耶弟居官依舊殊無佳狀去遭癱疾
比已十愈其九根株未拔終恐復萌翰林不得外差其清況蓋
甚於外吏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目前所處既已忝居非分多
多矣而况敢再覬乎

與洪琴西

乖鬲聲容遂更時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足下年少而志宏氣
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時劉君茱雲蓋數數為我言之其後相見
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皇皇而僕日夜自憂不逮者甚矣
足下僕之畏友也是以別後相望彌劇昕而思焉宵而慮焉思
者思足下閔遠之識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慮者慮足下歸處

窮鄉孤學無助進而無與尉退而無與救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無書籍可證足下之爲學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而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矣是以每憶足下忽不知其相愛而相恤也今者劉君將以明春南歸再四浼告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旣許之矣足下可卽負笈而從之游劉君之爲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以義理爲歸而考之實事不尙口辯不馳聲譽竝世輩流殆罕其匹今此之歸將讀書田閒事親從兄以式家而刑鄉甚盛悒也稱載書策二三十篋百家之言靡所不備足下卽欲博覽周觀無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峯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

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僕之鄙
意匪惟厚有望於足下亦將俾劉君收教學相長之益區區之
忱惟同志者深鑒之

又前相見時曾語及錢宮詹潛研堂集有尊府先德文惠文敏
二公年譜劉君故有錢集可從其借觀或翻刻二譜散給族人
稱述先烈以勸後進亦爲人孫子者之職也弩力弩力及時自
任

致陳岱雲

二月之杪郭筠仙到京蒙惠賜夏布諸琛感謝一切政事內行
纖悉畢知甚慰甚慰大抵丰裁甚峻而涯量稍褊仍不異往時